

· 理论研究 ·

## 脾之解剖实体与脾胃角色转变的隐喻分析\*

赖敏 徐爽 贾春华<sup>#</sup>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脾的解剖实体在中医五脏之中最具争议,但不论是从脏腑图和古籍文本中的形态位置描绘,还是从脾胃的位置功能关系等方面来看,中医的脾既包括脾脏,又包括胰腺;脾脏储血的功能是藏象学说“脾主统血”的基础,而胰腺在胃之下、向外分泌胰液助消化是脾为胃行其津液,主运化水谷,与口、肌肉、四肢等相合的基础;脾胃为后天之本的重要性源于古代人们对食物影响生命健康、决定生存命运的切身感受;吸收水谷之精微的主要脏器由胃到脾,不仅脾胃的功能发生了迁移,脾胃的地位亦经历了由胃重脾轻到胃轻脾重的改变,脾的解剖实体也因此从胃下之胰腺变为胃左上之脾脏,确保了脾的解剖位置与脏腑地位的一致性,这样的转变亦是后世脾解剖实体认识混乱的根源。

**关键词:**脾;藏象学说;胰腺;隐喻;胃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1.12.004

中图分类号:R223.1

## Metaphorical analysis of the anatomical entity of spleen and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spleen and stomach\*

Lai Min, Xu Shuang, Jia Chunhua<sup>#</sup>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anatomical entity of spleen in TCM organ manifestation theory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mong those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However, based on the illustrations of zang-fu orga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appearance and position of the organs in ancient boo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n terms of their position and function,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rm sple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notes both spleen and pancreas. Also, spleen's function of storing bloo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claim that "spleen dominates blood" in the organ manifestation theory. The fact that the pancreas located beneath the stomach secretes pancreatic juice to help diges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spleen's function of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body fluid for the stomach, its control over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od and drinks, and its correspondence to the mouth, muscles and limbs.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s the postnatal foundation becaus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felt and understood thoroughly that food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ver life and health and decides over life or death to some extent. The primary zang organ in charge of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food and drinks turned from stomach into spleen. In addition to such change in the function, the original belief that the stoma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pleen was changed into the belief that the spleen was the more important one between the two, which led to the change in the anatomical entity of spleen from the pancreas below the stomach into the spleen over the stomach to ensure the

赖敏,女,在读博士生

<sup>#</sup> 通信作者:贾春华,男,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科学视域下的中医理论体系,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187451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ir position in anatomy and importance. This, however, resulted in the confus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spleen's anatomical entity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spleen; theory of organ manifestation; pancreas; metaphor; stomach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Jia Chunhua, Ph. D., Chief Physician,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Donglu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874514)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all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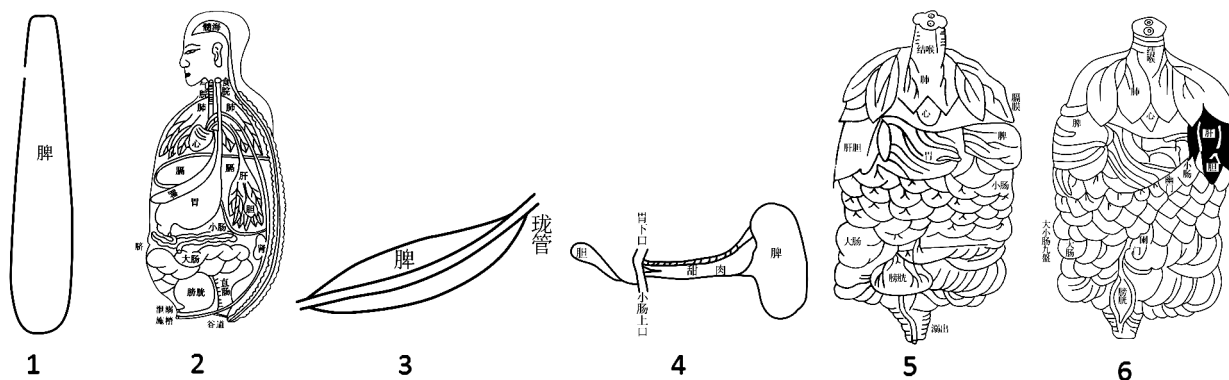
中医关于五脏的解剖实体认识中,属脾最具争议。20世纪初科学名词审查会将西医学的 spleen 正式确译为脾<sup>[1]</sup>,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种权威的普遍认识,即中医脾所对应的解剖实体是位于人体上腹部左侧的免疫器官;而余云岫于《灵素商兑》指出“然则《灵》《素》所谓脾者,全乎消化器官之系,似与今日之所谓脾者(pancreas)相似”,通过《黄帝内经》对脾的功能的描述,认为其解剖实体应是脾。脾为日人新造汉字,用来翻译 pancreas,即胰腺<sup>[2]</sup>。章太炎在《与余云岫论脾藏书》中列举分析了脾既作为胛子油(胰腺)又指称左肋下器(脾脏)的诸多材料,认为“恐此二物古人皆名为脾,故或言在胃下,或言在肱空处;或言磨化水谷,或言用以为殽也……而《难经》既言有散膏,又言主裹血,则已混二物为一矣”<sup>[3]</sup>。现代学者亦有脾为解剖学中的胰腺、脾为解剖实体脾脏、脾之散膏为胰腺和脾为胰脾一体等

不同认识<sup>[4-6]</sup>。对脾解剖实体的澄清,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脾胃的功能与关系,亦是解读藏象学说形成发展的重要线索。

## 1 脾的解剖实体

### 1.1 脏腑图及中医古籍所示脾之解剖实体

在西医解剖学中脾脏为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长10~12 cm,宽6~8 cm,位于左季肋区,前部邻接胃底<sup>[7]</sup>。而胰腺位于腹后壁,形态狭长,质地柔软,长17~20 cm,宽3~5 cm,右端胰头部被十二指肠环抱,左端接触脾门<sup>[8]</sup>。从中医典籍中的图像与文字描绘看,单个脾脏图像(图1-1)与侧人脏腑图中脾(图1-2)的形态狭长,以及《医贯》《医纲总枢》中“其形如刀镰”“形如犬舌”等形容,更似胰腺。而《难经》记载脾扁广三寸、长五寸,与脾的大小比例相符,并且王冰在《素问》的注释中谓其“形象马蹄”,《中西医汇参铜人图说》提出“脾形如竖掌,居



1:《丹台玉案》;2:《针灸大成》;3:《医林改错·亲见改正脏腑图》;4:《中西汇通医经精义》;5:《玄门脉诀内照图》;6:《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烟萝子内镜图。

1: Dantai Yu'an; 2: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3: The Viscera Map Corrected by Observing Body Structure of Corrections on the Errors of Medical Works; 4: Essence of Medical Classics on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5: The Picture Book on Rule of Regular Meridian of Taoist Inner Organ; 6: Illustrations of Inner Body by Yan Luozi in Between Entity and Spirit: Historical Manuscript on the Entry of Early Western Medicine into China.

图1 中医古籍所示脾之解剖实体

Fig. 1 Anatomical entity of spleen in ancient TCM books

胃之左”,则更似脾脏;王清任所描绘的脾不仅形状结构更似胰腺,且中有珑管,应指胰腺的胰管(图1-3);而唐容川描绘的图像包括了甜肉和脾,对应为胰腺和脾脏(图1-4)。《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云“肾肝居于膈下,而脾居中州”,脾位于中央,与胰腺的位置更加接近,但此处的“中州”亦可能是因脾属土,方位四时五行模式中土行位于中央;脾位置在左肋(图1-5),则与脾脏相对应;而脾在右肋,肝在左肋(图1-6),与解剖实体不符,或别有所据。因此从形态位置看,脾的解剖实体既有胰腺又包括脾脏。

## 1.2 从脾胃的相对位置及功能关系看脾的解剖实体

《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有云“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胰腺前有隔网膜囊与胃相邻,而脾与胃之间有胃脾韧带相连,两者与胃皆有直接联系。但是贴在胃后壁的胰腺与胃的接触面积远大于脾脏<sup>[9]</sup>。《难经·三十五难》谓“五脏各有所腑,皆相近”,中医脏腑的表里关系主要通过“远疏近亲”“表贱里贵”及方位相似映射等隐喻建立<sup>[10]</sup>。脾胃相为表里,关系密切,与两者位置相近有关。“远疏近亲”这一隐喻背后可能的经验基础是人类与关系亲密的伙伴更靠近,互相施加的影响更大;同时还可能基于人对物体施加作用改变其状态时总是需要自身或中介物质与其直接接触<sup>[10]</sup>。因此与脾脏相比,胰腺与胃的位置关系更为紧密,古代医家认为两者在生理病理上更容易相互影响,形成脏腑表里关系。

另外从“脾”字分析脾胃的上下位置关系,“脾”字右侧为“卑”,《说文解字》解释为“贱也,执事也”,意为低下。与“脾”字字形相近,偏旁不同的“俾”(门侍人)、“婢”(被役使的女子)、“裨”(副的、辅助的)等字,都有地位低下的含义。《释名》谓“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气,主化谷也”,脾在胃下行使辅助功能,后世也有学者提出,脾字本身说明该脏是一个位置低于胃,裨助胃消磨谷物的肉质脏器<sup>[11]</sup>。陈修园则云“脾为土脏,藏意与智,居心肺之下,故从卑。又脾者,裨也,裨助胃气,以化谷也”,将“卑”解释为在心肺之下,其中都蕴含着“地位高者在在上,地位低者在下”的方位隐喻。不同的是《释名》认为脾在胃下,而陈修园释为在心肺之下。《释名》为东汉刘熙所撰,从语音上探求各种事物名称

的由来,更能代表当时医家对脾的认识;而后一种解释使得脾的位置与裨助的功能割裂,是试图解决后世所认为的脾在胃上与“脾”含卑下之意、行使辅助功能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源头在于脾胃地位的转变促使医家改变了脾的位置,而脾的字源含义以及行使辅助功能的记载依然留存下来。《灵枢·五色》有云“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论面部与脏腑的对应关系,胃亦在脾上。说明在藏象学说形成较早期,脾在胃下的位置关系与脾行使裨助胃气的功能一致,对应胃后下方的胰腺更为恰当。而侧人脏腑图中脾横卧于胃上以及《医学入门》《类经图翼》等医籍指出脾在胃上,不仅是因为后世医家对脾的解剖实体认识不同,还与脾胃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转变有关。

## 1.3 脾的解剖实体既有脾脏又有胰腺

约成书于1713年的《钦定格体全录》中的脾脏图所示脏器与pancreas对应<sup>[12-13]</sup>,而中医脾与西医“spleen”翻译错位很大程度上源于明清时期中西医交流之际,西方医学认为“spleen”具有消化饮食的功能与中医对脾的认识相似,以及古代中医典籍对脾的解剖实体认识含混不清<sup>[1]</sup>。除脾的位置形态外,刘旭等<sup>[9,13-14]</sup>还从生理病理现象,以及相关疾病表现提出《黄帝内经》中脾指胰腺,而《难经》中脾包括脾脏和胰腺,并阐释隋唐至明清民国时期脾的解剖实体认识形成和演变,于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可知,中医脾对应胰腺与脾脏两种脏器,而这对藏象学说中脾的功能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 2 藏象学说中脾的功能构建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水谷和水液,主统血,与胃相表里,五行属土;脾藏意,其华在唇,在体合肌肉,主四肢;在窍为口,在液为涎,在志为思;与长夏相应。这些功能与关系大都通过脾脏储藏血液与胰腺帮助胃消化水谷构建形成。

### 2.1 脾裹血与脾统血

“脾裹血”最早见于《难经·四十二难》,“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难经》描绘脾的大小比例与西医的脾脏一致。西医学认为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并储存血液,呈暗红色,并且脾脏质软而脆,受到暴力撞击容易破裂,造成大量出血<sup>[15]</sup>。古人通过解剖观察很容易认识到脾贮藏血液的功能。正如章太炎



所言:“至所谓脾藏营、脾统血者,古人虽未知脾生白血之事,然满贮血液,则明明可睹。”<sup>[3]</sup>且脾脏被致密被膜包裹,脏面凹陷,中央脾门有血管出入,呈现向里包裹的形态,所谓“外边丰圆向脐,内边深窝向胃”。裹,缠也,包也,像用衣布包裹东西,使其聚集,方便运输和转移;《难经经释》解为“裹血,谓统之使不散也”,指脾约束血液的运行,使其不向周围散逸。“统”的本义是丝的头绪,由此引申出总合、率领等含义。由脾裹血到脾统血更加抽象地描述脾统率约束血液的功能。朱沛文于《华洋藏象约纂》提出“盖洋言形如竖掌之脾,主收聚往来余剩之血,即经言统血者也。洋言形如犬舌之甜肉……中有珑管,水液由两边分流,即经言为胃行津液者也”<sup>[16]</sup>,认为脾统血的功能是通过脾脏贮存血液构建,而运化水液的功能则由胰腺的胰管分泌胰液演变形成。

## 2.2 围绕“饮食-胃”构建的脾藏功能

在描述脾的功能时,很难完全剥离胃的部分单独地谈论脾。因为不止是运化水液和水谷,还有脾与涎、口唇、肌肉、四肢、思、五行土之间的联系,都同古人观察到胰腺与胃的位置关系以及两者在饮食消化方面的协同作用有关。

脾在液为涎,涎作次,《说文解字》谓“慕欲口液也”,是因食欲分泌的唾液。水饮和食物从口而入,“脾气通于口,口和则口能知五味矣”,并且口腔咀嚼磨碎食物与脾磨水谷功能相似。食物进入胃,经胃液的消化和胃壁蠕动搅拌,4 h 才能完全排空。古人观察动物、人的尸体,常能发现胃中粥糜状的食物,因此胃被认为是处理食物的重要脏器,“盖五谷入胃,而胃则纳受之也”。胰腺紧贴在胃后下方,其中有胰管分泌胰液,胰管开口于十二指肠壶腹部,离胃下口幽门不远,因此被赋予辅助胃运行水液的作用,“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夫五味入于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饮食入胃,化为水谷精微,濡养全身。筋、脉、肉、皮、骨为五体,与五脏相合,这五体中肉随饮食多少的变化最为明显。且人进行劳作活动,消耗量大,则易饥饿、欲多食;若少食或不食,则劳动能力下降,肢体沉重乏力,易疲劳。而四肢肌肉是人能够行走跑跳,进行各种活动劳作的关键,因此运化水谷的脾又主肌肉和四肢。而过度的思虑、思考会导致食欲和胃肠道消化功能减退;精神抑郁则食欲降低、胃酸分泌减少,因此“忧思伤

脾”<sup>[17]</sup>。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构建的社会,人们所需的绝大部分食物都来自土地,土生万物和脾胃化生气血营养人体、土化万物同脾胃化水谷、土输送养分与脾运化水谷精微,这些相似点的映射从脾胃生理功能到病机、治则、方药,构成一个以土为始源域的脾胃概念认知系统<sup>[18]</sup>。

## 2.3 民以食为天与脾胃为后天之本

脾胃为仓廩之官、后天之本,人体的气、血、精、津、液皆有赖脾胃化生。脾胃对于人体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古人对脾胃的重视来源于他们对食物重要性的切身感受。《难经·四十三难》云:“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何也?”杨上善谓:“胃中水谷俱尽,无气以生,故死焉。”如果一个成年人完全性绝食,10 d 左右就会死亡。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中,相对于空气和水,食物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获取,人们也很早就认识到食物的重要和珍贵。《汉书·酈食传》准确表述出食物的重要性,“王者以民为天,民者以食为天”。即便在物质资源丰富的现代社会,面对灾难和恐慌时,人们也是尽可能多地储存必需的食物。古代医家明白维持人的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需要不断地摄取食物,《素问·平人氣象论篇》谓“人以水谷为本”;《难经正义》云“夫人身之精血,全赖后天谷气营养”;《礼记·礼运》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获取食物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部分。《管子·牧民》云“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在满足基本饮食需求之后,人们才能遵礼守节。食物不仅关系到个人生存、家族繁衍,也是社会安宁、文明延续的基础。可以说食物的重要性造就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

## 3 脾胃地位的转变

脾为脏,胃为腑,脏重而腑轻;脾在里,胃在表,里重而表轻;脾胃相为夫妻,脾为夫、胃为妻,古时以夫为尊。中医理论认为脾主运化水谷水液,营养支持其他脏腑;而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仅是对水谷进行容纳和初步消化。总而言之,脾在中医理论中地位更高,对人体更重要。但是邓铁涛等<sup>[19]</sup>发现在藏象学说的形成过程中,胃的重要性曾一度高于脾。

### 3.1 胃的重要地位

在现存的早期相关典籍中,能发现这样一些现象。一是五脏曾指心、肝、胃、肺、肾五者,而不包括脾。如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记载有“心气者赤,

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故以五藏之气口(此处脱字)<sup>[20]</sup>,将胃与心肺肝肾并举,且以五藏统称之。《淮南子·地形训》云“东方川谷之所注……苍色主肝”“南方阳气之所积……赤色主心”“西方高土……白色主肺”“北方幽晦不明……黑色主肾”“中央四达……黄色主胃”<sup>[21]</sup>,所论五脏与五方、五色、形体官窍配属中,胃都与其余四脏并列。二是在中医典籍中,胃常常与五脏(肝、心、脾、肺、肾)并言,而其余五腑不曾出现。《黄帝内经太素》记载有“黄色入通脾胃”,其余四脏皆未提及腑,杨上善认为“以胃为四脏资粮,故兼言也”<sup>[22]</sup>;丹波元简也在《灵枢识》中提到“按《灵》《素》经中,凡论五脏必兼论胃腑,以胃为五脏之生原也”<sup>[23]</sup>。三是脾胃关系之紧密远超其他脏腑,脾胃居于中焦,同为仓廪之官、后天之本。在一些脏腑生理功能、病理状态的表述中,脾、胃、脾胃、中四者常可相互替换而对于语义理解不会产生明显区别。四是胃的重要性曾在诸脏腑之上,如“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灵枢·五味》)等;《素问》《难经》皆谓四时之脉以胃气为本,“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为何以胃气命名,而不是称之为脾气、心气,胃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那么胃因何在脏腑中占据重要地位?脾的重要性又因何超过胃的?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认识脾胃的关系、脾藏象学说的形成至关重要。

甲骨文中“心”“胃”二字,是通过解剖观察创造而来,说明心、胃是殷商时期受到人们关注的两个脏腑器官<sup>[24]79-80</sup>。《说文解字》谓“胃,谷府也”,可见人们对胃的认识源于其与食物的紧密联系。在藏象学说形成之初,脏腑的功能通过肉眼观察和身体经验构建。从胃中粥糜样食物,到饥饿与进食的感觉经验,人们认识到胃与食物的联系。古人虽然看不到食物是如何被人体吸收利用,但对于食物给予生命活动支持能有切身体会。从解剖实体看,胃的黏膜层在空虚时形成皱襞,充盈时变得平坦,表面遍布不规则分布的网状小沟<sup>[25]</sup>。胃黏膜表面这些肉眼可见的网状小沟很可能被古人认为是吸收食物养分的通道,因为胃与食物直观而密切的联系和独特的解剖结构,使得胃被赋予了消化吸收饮食物的功能。大约创造于西周时期的“飧”字,表示未烹饪熟

的食物,从食、从米、从气,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食物经过胃肠腐熟、吸收,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的“气”的全过程<sup>[24]116-118</sup>。在早期中医理论中,主要是由胃承担转化吸收水谷精微的功能。如《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素问·经脉别论篇》谓“食气入胃,散精于肝……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无论是传精气于肺,还是散精于肝、上输精气于脾,水谷中的精气在胃完成了由体外到体内的转化;廖育群<sup>[26]</sup>亦认为,在《黄帝内经》中营养吸收这一过程基本是在胃部进行的。可以说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腐熟接纳水谷,还因为它是人体吸收水谷之精微的主要脏器。

### 3.2 脏重腑轻——脾胃地位的转变

《素问·五脏别论篇》中记载黄帝问岐伯“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说明曾有多种脏腑划分标准。而《黄帝内经》认可的是“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藏精气的实体脏器为脏,容纳传送食物糟粕的空腔脏器为腑。“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脏也”,藏无形精气与神气的五脏比容纳有形食物糟粕之六腑更为重要。《难经·三十五难》云:“又诸腑者,皆阳也,清静之处。今大肠小肠,胃与膀胱,皆受不净,其意何也?”从中可以看出,《难经》已将接纳水谷的胃腑与大小肠、膀胱同等视为受盛秽浊之物的脏腑。刘河间谓“五脏六腑四肢,皆禀气于脾胃”,李东垣亦云“五脏皆禀气于脾胃”,《难经本义》则云“以脾受谷味,灌溉诸脏,诸脏皆受气于脾土”,由五脏受气于胃到禀气于脾胃、脾土的变化,脾取代了胃化生水谷精微濡养脏腑的作用。邓铁涛等<sup>[19]</sup>认为脾因其解剖位置与胃相近,在重气化的认识中终被界定为消化功能的统帅。王启航等<sup>[27]</sup>指出脾主运化理论的演变,经历了秦汉唐时期“脾助胃气”“脾主消磨”之重胃轻脾,到宋元明清“脾主运化”“脾运胃纳”之重脾轻胃的变化迁延。其实随着脏腑的明确划分,脾胃的地位变化在《黄帝内经》《难经》中已见端倪。脾的解剖实体胰腺结构松散,且有胰管开口于小肠上端,不如位于左肋的脾有致密的被膜包裹。且胰腺位置在胃后下方,地位卑下,与脾上升的地位不相符。因此《难经》另立统血之脾,并将胰腺名为

散膏,作为脾的附属。总之,藏象学说形成过程中,脏腑概念功能的明确区分,不仅使胃的重要功能和地位向脾迁移,也促使脾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脾由胃后下方的胰腺转变为左上方的脾脏。而胃与五脏并言,脾胃相比于其他脏腑关系更为紧密,以及脏腑图中脾形态狭长却又在胃之上,则是功能地位迁移过程所遗留的影响。

#### 4 小结

在《黄帝内经》《难经》的成书时代,明确划分脏腑且以五脏为核心相互关联的人体生理系统已经形成。但对于这个转换融合过程中解剖实体与藏象学说的矛盾,《难经》则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尝试在理论层面进行解决。在《黄帝内经》中脾已为五脏之一,取代胃与其余四脏并列。但是《黄帝内经》所言脾为胰腺,而《难经》将脾的解剖实体由胰腺修改为脾脏,解决了解剖位置关系与脏腑地位的矛盾,这种不同于《黄帝内经》的处理方式,使得脾藏象学说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而从隐喻认知理论解读中医脾胃功能的构建,一些矛盾现象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亦是更加趋近实际情况,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解释<sup>[28]</sup>。

#### 参考文献:

- [1] 周东浩,刘光. 中医“脾”与西医“spleen”翻译错位的发生及其演变[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38(2):215-229.  
Zhou DH, Liu G.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translation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term Pi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pleen in Western medicine[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2019,38(2):215-229.
- [2] 刘力力,王育林,马燕冬. 从“大机里尔”到“胰”——荷兰语医学名词“alvleesklier”汉译探微[J]. 中西医结合学报,2011,9(10):1158-1160.  
Liu LL, Wang YL, Ma YD. Exploration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Dutch medical term “alvleesklier”[J]. Journal of Chinese Integrative Medicine,2011,9(10):1158-1160.
- [3]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17[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84-385.  
Zhang TY.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Vol. 17)[M]. 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8:384-385.
- [4] 严健民. 原始中医学理论体系十七讲[M]. 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5:197-200.
- Yan JM. 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 Beijing:Chinese Classics Press,2015:197-200.
- [5] 王帅,郭允,刘文科,等. 胰与中医之脾、散膏的关系探讨[J]. 中医杂志,2012,53(4):276-278.  
Wang S, Guo Y, Liu WK, et al.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ncreas and the spleen and San Gao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2,53(4):276-278.
- [6] 朱凌凌,童瑶. 中医脾解剖实体的古代文献研究[J]. 中医文献杂志,2003,21(4):3-6.  
Zhu LL, Tong Y.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anatomical entity of sple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2003,21(4):3-6.
- [7] 张素珍. 实用腹部超声诊断学[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41.  
Zhang SZ. Practical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M]. Tianjin: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1:141.
- [8] 陈鹤林,成海龙,石小玉,等. 人体解剖学(彩色版)[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66.  
Chen HL, Cheng HL, Shi XY, et al. Human Anatomy (Color Version)[M]. Tianjin: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1:66.
- [9] 刘旭,朱邦贤,诸剑芳,等. 脾脏实体之中西文化认知辨析(一)——《黄帝内经》时代对“脾脏”实体的认知[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2):482-486.  
Liu X, Zhu BX, Zhu JF, et al. Recogn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noumenon of splee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 Recognition on noumenon of “spleen” in Huangdi Neijing[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2017,32(2):482-486.
- [10] 赖敏,贾春华. 脏腑部位与功能关系的隐喻分析[J]. 中医杂志,2020,61(5):392-395.  
Lai M, Jia CH. Metapho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zang-fu viscera[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0,61(5):392-395.
- [11] 胡剑北. 中医脾脏实体初论[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9,5(5):8-9.  
Hu JB. Preliminary study of spleen ent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1999,5(5):8-9.
- [12] 杨奕望,王颖晓. 西医东渐视野下中医对“胰”认识的衍进[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3):301-302.  
Yang YW, Wang YX.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pancrea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



- spective of Western medicine propagation to the East[J]. 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 2018, 24(3): 301-302.
- [13] 刘旭, 诸剑芳, 马凤岐, 等. 脾脏实体之中西文化认知考辨(三)——清至民国时期“脾脏”实体的认知迁流及其思考[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4): 1478-1482.
- Liu X, Zhu JF, Ma FQ, et al. Recogn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noumenon of splee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Ⅲ): Thinking and cognitive change on anatomy of Pi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7, 32(4): 1478-1482.
- [14] 刘旭, 朱邦贤, 诸剑芳, 等. 脾脏实体之中西文化认知考辨(二)——《难经》的“脾脏”实体认知及“脾”与spleen对应的形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3): 952-955.
- Liu X, Zhu BX, Zhu JF, et al. Recogn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noumenon of splee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Ⅱ): Anatomy of Pi in Nanjing and theory formation of Pi corresponding to spleen[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7, 32(3): 952-955.
- [15] 苏传怀. 人体解剖学[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56.
- Su CH. Human Anatomy[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6.
- [16] 王宏翰, 朱沛文. 中西汇通医书二种[M]. 牛亚华, 张伟娜, 校注.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4: 388.
- Wang HH, Zhu PW. Two Book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M]. Niu YH, Zhang WN, eds. Hef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2014: 388.
- [17] 王庆其, 周国琪. 黄帝内经百年研究大成[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237.
- Wang QQ, Zhou GQ. Compendium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entennial Study of Huangdi's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2018: 237.
- [18] 杨晓媛. 一个以“土”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的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 Yang XY. A cognitive system of conceptual metaph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Earth” as the source domain[D].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13.
- [19] 邓铁涛, 郑洪.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 从五行到五脏相关[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8: 30.
- Deng TT, Zheng H.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Five Zang Orga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Five Elements to Five Zang Organs[M]. Guangzhou: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8: 30.
- [20] 梁繁荣, 王毅, 李继明. 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57.
- Liang FR, Wang Y, Li JM. Unveiling the Secret of Bixi's Posthumous Books and Lacquer Figures: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Medical Cultural Relics of the Han Tomb in Laoguan Shan[M]. Chengdu: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57.
- [21] 刘康德. 淮南子直解[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93.
- Liu KD.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ainanzi[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3.
- [22]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萧延平, 王洪图, 李云, 点校.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 83.
- Yang SS. Grand Simplicity of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M]. Xiao YP, Wang HT, Li Y, eds.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2000: 83.
- [23] 丹波元简. 灵枢识[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 166.
- Tamba Yuan Jane. Annotations to Spiritual Pivot[M]. Beijing: China Medical Science Press, 2019: 166.
- [24] 严健民. 论原始中医学[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Yan JM. On Primitive Chinese Medicine[M]. Beijing: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3.
- [25] 陈美月. 实用消化内科学[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2-3.
- Chen MY. Practical Gastroenterology[M]. Tianjin: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8: 2-3.
- [26] 廖育群. 古代解剖知识在中医理论建立中的地位与作用[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7, 6(3): 244-250.
- Liao YQ.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ancient anatomical knowledg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CM theory[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1987, 6(3): 244-250.
- [27] 王启航, 陈萌. 脾主运化理论的演变[J]. 环球中医药, 2020, 13(4): 685-687.
- Wang QH, Chen M.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spleen governing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J]. Glob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0, 13(4): 685-687.
- [28] 贾春华. 基于隐喻认知的中医语言研究纲领[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7(5): 293-296.
- Jia CH.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study of language of Chinese medicine[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4, 37(5): 293-296.

(收稿日期: 2021-05-20)